



左傳快讀

中 附 公

十卷

日七
1.510
19



門 〇七二
號 1510
卷 13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十五



晉杜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林堯叟唐翁
朱申周翰兩先生叅註

本朝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同學諸子叅閱

善化李紹崧品選訂

男

履道 晉道
謙道 頤道
泰道 恆道
豫道 萃道

校字

自九年起至
二十年止

昭公中

景王十
二年 九年

新丁三事决吉貝

昭公中

昭公中

周王讓晉

甘大夫 晉閭縣大夫 襄也 夫嘉也

相爭閭 縣之田

周甘人與晉閭以廉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

陰戎陸渾之戎晉二大夫欲助閭故率戎以伐周之潁縣

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辭晉

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

言我先祖后稷當夏之世以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

始在始平武功縣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武功縣屬陝西乾州古釐城在縣南八里

自夏以后稷魏駘應作 苒 如銳岐畢吾西土也

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史記作薄姑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東南有故城○服氏度曰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國在東方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於檢吾東土也巴濮

四國在南方 輿地已見前

肅慎北夷在玄兔北 孔疏玄兔在遼東北金為上京會寧府 今屬盛京○燕毫已見前三國在北方

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平声毫吾北土也吾

言我周之封疆外 薄四海何近之有

以為周室之 蕃籬屏蔽者

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

亦慮後世子孫廢墜 賴同姓諸侯共救之

弁緇布冠也鬢童子垂髮也此始冠之制 三加之後棄其始冠不復用喻言諸侯得

周亦其廢隊是為去声豈如弁髦而因以敝

國之後即用 檣旣蘇也裔遠方也舜去四凶族投諸四 不著周耶 裔以禦螭魅惡物今單舉一族以該其餘

允姓陰戎之祖 與三苗俱故三

之先王居檣杙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

危故其姦邪之族居于 瓜州○瓜州今敦煌 僖十五年惠公自秦歸二十二 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

此篇是詰責文字不作詔詰體起手提出爭田率戎兩案未以致閭田反潁仔分應作結中幅亦作兩截讀上半先責他國不當與周爭田言薄反天王土周不自私而封建母弟晉奈何忘本而做若弁髦此兩層相承說下半重責晉不當率戎伐潁言棄華即裔惠公既作俑而使戎有中不有餘此兩層亦相承

說委婉中宇字嚴正尤妙在只從大義指示不粘煞日閭丙權層層較量左氏於潤色絲綸尤篇篇用意知其翼經之功素臣不愧也

張梅蒼曰不近述文武而遠言后稷便見中國之所以成其中

辟異之也晉文繼齊桓
尊周攘夷猶有請陰召
王之儲何論世德之衰
者乎如此率戎一事不
減鄭莊縞葛之舉所謂
蕃屏者如是之謂也韓
氏友一曰天王與列國
止以辭之曲直為勝負
紀綱不復言矣謂周之
弱不弱於封建吾不信
也誠哉確論後世監周
室而分藩者其流弊正
自同此人主可不慎封
建哉

致使戎人偏害
我同姓諸侯

入據我周
郊甸之地

若非惠公誘來則
戎何得取周之地

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

今諸戎據有
中國之地

皆汝晉
之罪也

思我周自后稷修封疆
殖五穀而奄有天下

今為戎人
所制節

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

為中國者
不亦難乎

惟汝晉侯
其圖謀之

且我周之
於汝晉

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

衣服必有冠
冕然後尊重

木水必有本
原然後長久

謀主師長也民人必有
師長然後各得其序

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

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

言晉侯至親尚且如此則雖戎狄異
類其何有恩義於我哉更無足責也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

言文公之
為侯伯也

豈能改正
朔易物色

不過輔翼
奉戴天子

加之以
恭敬

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

而專肆強暴蔑削宗周以宣示我晉之侈
靡○蔑字他本皆作滅誤今從朱本為當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

以故諸侯
皆叛晉

且天子責我
之言正直

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

外戚
之喪

趙景
子

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

○若不借吊姻喪難道
不去謝罪罷了

○若不畏諸侯貳竟將
改物矣且王辭直一語
尤現跋扈本色

○執甘大夫與賄輩伯同意王室既卑日失其序何至如此

且致閭田與穢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

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九年 晉膳宰屠蒯諷君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

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

道學滑稽原有兩種此篇舉動純是滑稽談論卻純是道學可為合之雙美者矣○愚謂滑稽之雄若不著道學發論不足以動人猛省但

有誠偽之別耳此篇屠蒯到是至誠左翼云知氏專政已久平公必有不快於心者盈死而公飲酒樂蓋幸之也屠蒯一番議論安知非為知氏游說哉此說亦未可知

按文字前提後東中分三股立格處處點醒君字作主飲工飲疑自飲皆是賓位而君耳君目語其奇妙尤妙在自飲一段從食味上發出一片至理兕觥二段雖責二御與自己不敢直斥君非而臣之耳目喉舌無一可者歸到君命則君非已隱隱活見矣

致送詣也送 櫬送 歸其伐穎所 其田於周 死衣 獲之民人 賓滑周 大夫

自為 逆

魏郡內黃縣 北有戲陽城

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蒯請佐 公許 助其使○使如字又所使反 之 工樂官也屠蒯 遂酌酒以飲之

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

工掌樂樂所以 聰耳故曰司聰

日辰遇甲子與乙卯謂之疾日疾惡 也紂以甲于日喪桀以乙卯日喪

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徹止宴飲 習樂之入 為疾日在所 作樂之事 捨置其業 當忌故也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

言荀盈死喪猶 版肱之虧損

其痛疾甚於 子卯之忌

今女弗聞 此義而作

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

樂是為君耳而不聰 也故酌酒以罰女

又酌酒以飲外 都大夫之嬖者

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

匪夷所思者也蘇張以誇詐稱雄對此拜倒床下

職在外主視故曰司明

衣服精粗所以旌表吉凶之禮

禮節輕重所以推行政令之事

物類也奉承其事各

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

從其類如弁冕

服從其物各動其容如

今君有卿佐之喪而宴樂是

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

夫而不見此是為君目

而不明也故罰汝以酒

酌一盃

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

血氣和平所以悅

志慮充實所

以發號施令

臣為膳宰

今工

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

叔不明為君

而君不出命是由臣主滋味失調和

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

知氏即荀盈欲廢之

故輕其喪而作樂

聞屠蒯之言

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

止秋八月使荀躒

力狄

佐下軍以說焉

立是為昭公

晉平公卒于夷

宋平公卒于佐

景王十三年

夏齊樂施來奔

二氏皆惠

公之後

悅婦人言

齊惠樂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彊於

○既從刪本已失作意不便復錄全評祇隨文擇取一二而已

從刪本

昭公中

五

陳鮑氏而惡之。夏子旗。子良將攻陳鮑。陳

樂高勢強而
又惡陳鮑

子旗卽子施 子良卽高彊
子尾之子也 子雅之子也

子良先欲立公以自輔
而使陳鮑失公必敗

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

樂高欲入景公不聽遂伐虎
門林曰寢門畫虎故曰虎門

衣玄端之服
冠委貌之冠

○立門外是他
一向來老主意

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

樂高陳鮑
皆召晏子

晏子皆
不往

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

言無善
可助

言罪惡不
差於陳鮑

「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

言君方被伐
我何忍言歸

公使王黑與樂高
戰于祀后稷之處

「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五月庚辰，戰于

莊六軌
國人之道

鹿門齊
城門

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

高彊不
書非卿

分樂高氏
之家財

陳桓子名無字
陳文子之子

門。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

勸陳桓子以所分
之物致納於景公

○到底要
助陳氏

能讓謂有
懿美之德

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

言人皆有
爭利之心

所以見利
不可強取

見利思義
乃為勝也

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

陳鮑一語顯見
左子孫不能助公

族以除禍胎之意觀此
則知論評為鐵案而愚
言亦非妄矣。遙思二惠
競爽猶可之嘆，豈非明
知而故縱哉？與人交而
能久敬想亦是笑裡藏
刀耳。何從見得至誠

○一路寫來筆意正與
立崔氏之門外同非是
左氏行文慣調乃是晏
嬰巨猾故智者特套
借以寫生耳。此外誰稱
同調

稷 杜註祀后稷之處
六國時齊有稷下

館在今山東青州
府臨淄縣古臨淄
城西

晏子既不助四族待
公召而後入是矣。其勸
桓子致諸公也為公平
為陳氏乎。隱衷尚未可
知。然觀其無私利可以
滋長數語而肺腸如見
矣。左翼極為晏子出脫

殊不服人惟俞氏寧世
曰陳氏之昌在滅欒高
而盡反所為然關要全
在晏子變高公族陳鮑
異姓公族無罪而異姓
滅之晏子不為一救又
勸陳氏致室以取名譽
然則陳氏篡齊非晏子
之罪而誰罪乎結曰陳
氏始大罪晏子也俞評
公允極矣夫復何辭然
愚謂晏子之罪非殺孫
升木也是猶虎還山也
前語叔向繼對景公明
知其欲逐逐而不於此
時乘機左祖以安姜氏
雖百善奚贖哉即起平
仲於九原亦無辭答公
人不忍

愈義利之本也。蘊徒知蘊蓄於利則禍孽即隨而生利生孽。姑使無蘊乎。汝且無蓄利以生孽
可以滋長。滋益也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從晏子之言
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之母

景王十一年
晉昭公 宋元公 是年楚師滅蔡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周大夫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

襄三十年戊午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承韋。至今昭十一年庚午歲復在承韋。般即靈侯也。

凶對曰。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

言凶報不。蔡近楚故知。然楚無德而享大利。其必為楚有。乃所以壅積其惡也。

歲在承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

公羊曰。楚子虔何以名。絕為絕之為其誘討之。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註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不義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

此篇傳楚殺蔡般事以楚為主。首段論蔡凶而即并楚凶對說後段論楚事而極言克之不終也。通篇以天字作骨。凡四點天字。首一天字總

說以數言中二字一貼

昭元年庚申楚靈王弑立歲在大梁至昭十三年壬申歲復在大梁蔡又可以復楚又有凶此天道報復循環之理也

申楚

蔡一貼楚以理言末一天字單收楚以物喻人掉尾獨別

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

獨蔡復楚凶當是為棄疾為蔡公張本舊註略

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過聘侯周氏謂蔡復建楚有弑奪之禍亦可

唯蔡於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

○莫弘論蔡楚正與子產所謂美惡周必復同意

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

殺般則先註後敘圍蔡則先提後敘合之為以議包敘格

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

高氏闕曰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况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

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

不信以幸虛提一筆以下將近事一陪再將古人一證未又借五材一喻詞意極警而瞻也

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

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

○秋晉會八國大夫于厥憇不果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謂弑父而立

而又不能施德於民

○疾轉到楚王一邊

用詐謀而得僥倖者

許言將納孫吳以定其國

借手以討治其罪

此偶然之事不可再舉

前日陳公子招殺悼太子偃師楚棄疾帥師奉偃師之子孫吳伐陳討賊

昭公中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左翼襄弘之論叔向之

答都以天言論亦相以

然景王問在未事以前

答云蔡以自是以蔡為

主楚凶乃究言之耳宣

子問在圍蔡以後何故

不克以上意輕不信以

幸以下乃反覆言楚不

能有蔡也祇父弑君歲

復皆凶縣陳說蔡不信

重暴厚惡降罰同一天

道而所主各有不同參

看其義始備

陳人信以為 而楚遂滅陳以為縣

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

雖僥倖而勝蔡

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架為仍之會有緒

架克有緒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

比於架紂則國下而位卑

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

借助於不善之人以治

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

天生金木水火土五材

皆為人所用

○五材皆可為器其初

何嘗不利人惜用則物

力常存而不盡濫用則

力易斂而難振此理至

顯明也以喻楚子亟暴

無厭設氣欲一盡亡於

何有不幾同濫用者之

易做歟精確之論可書

諸紳庶免挾勢進才之

晉叔向論單成公

其視過下其言大緩○四字提綱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日單

在國而朝則有表著之定位

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衿

只敘四字極簡而斷語

極詳一反一正作兩截

洗發每截又各分三層

層層對寫起用單句虛

冒末各以單句對煞篇

法參差中極整齊也

結交 結也

凡會朝時之言語其聲溫厲適中必達於表著之位處所以昭明行事之次序也

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

會朝之贈視不過結帶之中欲其視之中節所以道容貌之恭敬也

昭事序也視不過結檜之中所以道容貌

○三句束 二者俱失於事 上生

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

伯長 天子使命 有事於會 視過 下也

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

言太 如此是貌不足 而言不足以昭 徐也 以達恭敬之容 行事之序矣

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

言順 是神氣不守其體矣 曰從 是年冬單于果卒

昭不從無守氣矣

公羊曰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何氏休 曰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范甯曰齊諡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感憂 也

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

言昭必山在郊 野不能有國

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

去声 姓生也言昭 公歸氏所生 不能思親則不 為祖考所歸也

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日魯公

左翼云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不唯人之淑德於此見即死生禍福亦於此判也左氏斷列國諸卿屢於此著眼大約失之伉儷者居多獨此譏其下徐蓋氣盈氣歉均非佳兆從不道不昭轉出不共不從來而結以無守氣以斷其必死名言至理正非晉魏以下所能及

不道不昭應上不共不從又申一層末以無守氣結出將死兩矣字直傳太息之神

左翼云不思親專就公不感作斷即叔向不顧親意不思君又并大蒐比蒞而斷之蓋君之失國回由己之不道亦必國有強臣悍族蔑視其君為之大喪不恤何况其他乾侯之禍若操左券前旨必為魯郊後言君其失國一提在首一

結在尾妙不雷同

五月齊歸葬
大蒐于比蒲

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

謂大蒐 是國人不敢其君也

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

是國君不顧愛其親也

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

不忠不孝公 為昭公二十五年 豈豈能振平 年出奔張本

無卑乎。殆其失國

不羹今在許州襄城縣東南者

西不羹也在南陽府舞陽縣北者東年

楚子以棄疾為蔡公

不羹也即定陵之不羹亭也

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十一年楚滅蔡使棄疾為蔡公不羹有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楚要地今靈王始城三國為縣也

楚子城陳蔡不羹音郎漢書作更字使棄疾為蔡公王

問棄疾為蔡公得失何如

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

此篇竟足兩扇格提筆便立一篇之案下分開兩頂一順一倒上對下排整多於散最是工麗文字 上對句何賓主下排三賓一主整中有變也

于元莊公之子後為厲公莊公實子元於欒桓十五年子元因之而殺欒桓公築穀邑之城

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力狄反而寘

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鄭公子昭公不安位而見殺 忽莊公長子

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

○兩事雖分說而意仍一串前以四不在櫟出兩在用虛說後以四實托出兩天用實說君其

昭公中

十一

少戒君所知也緊相呼
應猶妙在前虛說用實
然後實說用虛然變動
不拘

左翼云靈王逐子于子
哲豈不思棄疾但康王
死已為令尹即弒邾敖
棄疾無罪不便加戮不
得引為腹心使為蔡公
蓋推而遠之也何如一
問隱隱見處置得宜而
國有大城尤楚子所欲
藉以威諸侯者兩問皆
有自鳴得意無守隨
問隨各語語當頭著棒
可謂忠悃之極

述下四實字見大城之
事繁繁可畏

○兩喻切中有國有家
者病根唯先事防範或
雖有不為災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至今猶賴其功
言二君擇臣安實一得一失如此
居邊城恐據邑以叛也五官之長太細弱
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
者則不可使之居朝廷恐其威令不行也○賈逵云五大謂太子母弟貴
龍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五細謂賤妨貴少陵長遠問親新開舊小加大也

不在庭。
親在外則有五大在邊之患
親在內則有五細在庭之患
也親也
棄疾兄弟
鄭丹子革也以襄十九年
奔楚羈也居內為右尹

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
二君皆犯古人所
忌勸王少加警戒
問城陳蔡不
莫得失何如
曼伯即檀伯
也厲公得櫟

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
又并京邑因
莊公十二年宋萬弒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
子御說奔毫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伐子游而殺之邑也莊公

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邱實
音萬
子御說奔毫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伐子游而殺之邑也莊公

九年無知弒襄
公雍廩殺無知
襄十四年孫甯逐獻公
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

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
國有大城譬如樹木其末
譬如禽獸其尾
必為國害大必至摧折
大則不能運掉
此理甚明吾君必自知
十三年陳蔡果作亂

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鄭簡公卒子寧
立是為定公

景王十
五年
十一年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將除治送
葬之道

除道至於子
太叔之宗廟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

撥太叔不肯毀己之廟而請毀人之室乃人心也固人情之常也子產先欲毀廟後并連室都不毀皆道心也此人情之不可及也始而為葬除道祇知君為重何暇顧惜臣既聞不忍廟語因念善及民即不忠於君雖前後事若出兩人而忠敬仁愛隨時擴充非精一執中而何惟彼太叔危微尚味耳烏足語此

按通篇自是作兩截格不必分前主後賓前我欲毀而人不毀後人欲毀而我不毀乃是反正

互見法兩截俱借太叔觀寫子產結語文明借贊子產以昭斷大以牛筆傳奇簡句獲雋尤妙以九毀字作猶夷頓宕遂令情文並暢

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

使除道之役徒各執其所用之具當廟而立

太叔教 若子產過汝除道之所而徒人曰 問汝等何故立而不毀

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

見廟心有所不忍故也 汝亦連忙應諾將毀矣 既而子產來問 子產聞言亦不忍 不忍故也 此太叔教徒故意作狀 徒果如是答 毀乃迂道而避之

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

鄭之掌公墓大夫其於居之室有當葬道者時簡 若毀司墓之室則道公別營葬地不在先公墓所故道有臨時改直者 直可以早至墓所而音避

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墮

音避 墮墮下棺也家禮 道迂行避故 作空被險反義同 日中方至

弗毀則日中而墮。子大叔請毀之曰無

道迂恐途葬之賓難久待

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

豈畏勞而不待日中 少待日中亦不毀其室乃無損於賓 無害於民

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

言其不毀人廟不毀入室

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

禮以合宜為主無毀壞他人之善以自成其善也

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諸侯朝晉

昭公新立故也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

因取鄭之役莒人翊于晉故辭

河乃復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

享必有樂鄭伯因簡公未葬不敢從吉故辭享善不奪孝子之情

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

荀吳也

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

杜註淮水名坻山名林註詩云宛在水中坻是坻乃水中高地也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

去声下同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

大阜曰陵

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

晉為霸主木師長諸侯矣

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

其以得中為僞異也

焉其以中僞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齊侯此歸必不復來朝晉矣

寡享賦詩贈答匪風雅事然亦數見不鮮此忽從投壺易換一番風趣世事變而文因之了語危語習字令爾汝歌都從此脫去左傳為古世

射盡往往而是矣喻云台澠池鴻門兩篇之勝然彼武怒此隨藉固當不同

後半三人詞皆雋逸須識其與上半氣韻融洽處

穆子曰吾軍帥所類彊禦卒乘士卒車乘競勸今猶爭相勸勉

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僂素口趨進曰日旰古案

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冬十月公子慙魚觀反一出奔齊讀為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

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平声其位我以

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去声叔仲穆子

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

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

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

昭公中 十五

左翼云經只書慙出奔

奔御因蒯叛所致而慙

只告公一節無可一書

故通篇以南蒯為主叔

仲小欲構二家要亦南

氏所指使與子仲皆為

客前彼三人共謀一則

云南蒯謂子仲一則云

南蒯語叔仲穆子分寫

小慙無非合寫南蒯所

謂錯經以合異者歟

又云經主慙傳主蒯小

其餘波也而敘小特詳

於慙者以小構二家俟

意如孤立無助而昭子

不激不隨一生梗概於

焉附見平子顛倒錯亂

則才與德皆無足比數

也篇末以此作結結構

何等完密

新訂左傳九賈

卷之十五

昭公中

十五

凡賓位人多事多者須將筆墨星安頓然後

相出重筆整片寫主人則事有條理而文亦有精神如此篇前半零敘多人後半整片寫南蒯是也但整片後截然便住又嫌前太促後太寬文勢一往不返特留一事帶結於末令首尾映發有情譬滂沱已過猶聞空階滴瀝爛熳之餘猶見續紛點綴竹籬也妙矣哉

一處了無生動之趣今將枚筮一番議論夾叙於中便令首尾回環若斷若連絕妙開架

三人共謀愬告蒯叛費小獨無事事已見於欲構一家句伸縮得妙

高氏謂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愬不克而以費叛愬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

四年豎牛禍叔孫氏殺孟丙仲壬而立昭子

婚昭子名豎牛殺適立庶故使我繼叔孫氏

家禍殺適立庶故婚也及此若因禍以

若因叔孫家禍而討我之不當立則義不敢辭

若不敢廢君之三命則固有昭著之位矣

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

朝君而號令於吏曰

言我欲與平子訟曲直於朝

書辭猶今之寫供也無煩無偏也

昭子朝而命吏曰婚將與季氏訟書辭無

以三命喻父兄之言出於叔仲小之口故欲歸罪於小以自解說

煩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

○總束筆用略

蒯公子愬謀季氏愬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叛魯而以費邑歸齊南蒯

公子愬還自晉

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

介副使也子仲背副而先歸

○結公子愬

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

或有知其謀者

過南蒯之門而嗟嘆之

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

恤恤憂患也

愬字作滯陰解從子小切作悲恐解從將由切

危貌

譏其知小而謀大

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

集韻將由切音湫

如字集韻以九切音

去聲

譏其力小而任重 今有此人哉 蓋微以感之

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校筮不指其專泛卜吉凶 坤上坤下五三三坤下坎坤六五 三三爻變而為坎三三上為比 爻辭

南蒯校筮之遇坤之比反曰黃裳元吉以

孟椒也 言占得此卦無論行事吉凶何如

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

此卦若所行合於忠信則有濟

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

外卦坎險故內卦坤順故溫足謂之忠 坎水和而坤土安正和而

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

非使南蒯頭露尾使 爾無私焉絜閃快甚

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

若中心不忠 非黃之義 為下不恭 非裳之義

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音恭不

行事不善非元之義 極至也言止於至善 君倡於內臣和 於外謂之忠 去声

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

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供給長養三德謂之善 若非忠共善三者 之事不足以當此

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

且夫易之為道廣大至 正不可占以行險之事 問南蒯占此卦 將欲舉何事也 欲令從下 之飾乎

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

校卜正義曰尚書孔註校卜謂

人下一籌使歷下之也此則不告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也

忠信則可不然必敗辱 頭謁被以下作兩層說 前一層只就爻辭作斷 後一層并論其校筮之

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

心居中故其美者能為黃色
元首居上故其美者為體元之義
足居下故其美者為下裳之義
三美盡備吉可如筮

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

今汝事設猶有闕失
筮辭雖吉未可用也
召鄉人而飲之酒

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

我有種植蔬菜之圃而生非可食之杞乎以喻南蒯適費為亂非所宜也

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若從我言不為亂者是子乎
若遠去我言而背叛者鄙賤之行乎
鄰猶親也若違倍其親者自取恥辱乎

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

鄉人度南蒯終不能改故重言以決絕之
叔仲小構二家故平子欲使昭于逐之以自解說

前後獨出色寫昭子乃乙傳中特表出甲事之云觀諺所云君子落得

為君子而小人之枉做小人也益明南氏父子濟惡叔孫父子濟美激射清切此史家插敘之妙也

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言不肯為季氏逐小自招生怨積禍

楚子伐徐

三宿以往曰次。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下蔡。今江南潁上縣。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

此篇只兩楚文字前半用縱後半擡起手數行為後車馬跡寫照兩雪執鞭云為王度金玉作映與鼎與田三段都為肆心醉飽立

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

案前則步步伏後則步步應絕妙章法全在中閒一段頓挫生姿若一連寫去尚嫌直而少致矣

乾谿 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城父縣通篇生情布景總以出入二字為眼目咀華云讀者細看前番出時如何身分再看後來入時如何光景便悟作者特地兩番對寫之妙可為知言 中閒一入一出亦上下轉關情景生動處

二問二答問者滿腔拉雜答者隨口風雲驟神之極筆也

首段妙於極詳次段妙於極簡句是于句句是奪末段又妙於倒說分明尾大不掉醉飽者彼昏不知耳

在譙國城 以為五大夫之援

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

秦所遺 被帔也以 以豹皮 翠羽飾帔 為履 僕御也析 父楚大夫

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

右尹官名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

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

楚始封 齊太公之 衛康叔之 晉唐叔 魯侯 之子 伯禽

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

齊衛晉魯四國王皆賜 分我楚獨不 有珍寶以為分封之器 去聲 分珍寶

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

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為有國之寶今我若使人求鼎以為楚國之分周王其肯與我乎

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

辟傷也荆山在 新城沔鄉縣南

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篲

篲路以柴為市 也衣服藍縷

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以桃為弓 以棘為矢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

為天子共禦 不祥之事 是以楚獨疎遠不得分器 而彼四國至親故皆有分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

皆服事楚君

唯楚君之命是聽

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

豈敢惜此鼎而不與楚哉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常居許地既南遷故其地曰舊許

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

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故云

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

○林云若替鄭分疏一語便呆

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

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夫

○楚虔滿腔得志原恃在此殊不知喪國亡身竟不外吐

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

去声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

言此陳蔡二不羹四國本自可畏

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

工尹名路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敢

鉞斧也秘柄也言王命破圭玉以飾斧柄臣敢請制度之命

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

左翼云最妙是工尹路一請正說得熱鬧時滿心歡喜忽然生一插料將前一番景象烟消霧

左氏慣作橫岡斷嶺蜂腰鶴膝體格若此處正於花園錦簇時忽然一閃變作冰冷雪淡境界極起伏頓挫之奇

新丁上專丸讀

散幻出一段肅肅穆穆
氣色珠簾掩映有影無
形左氏行文每以兩人
兩事相為映帶即一人
一事亦每打作兩段前
後變相奇奇怪怪不可
思議此尤異樣出色文
字學士家曰誦百過則
靈臺萬頃濬發不窮矣

以前都作寬縱之筆此
處便一手檢定鬆便極鬆
緊便極緊鬆以養局緊
以鍊局而前路之鬆都
為後來緊處蓄勢極意
結構之文

凡論斷文字易得板重
難得空靈此文前段議
論筆筆用翻跌後半議
論又輕輕借證全不犯
手結處一段又純用反
掉通篇竟無一筆正寫
實寫真覺滿紙精神飛
舞只如天花亂墜觸處
繽紛卻半點粘弄不得
異樣靈空文字也

左翼云形民之力五句
舊註極婉朱子看真觀
政要及家語皆有刑民
字刑傷也言傷民之力

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

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

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

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

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

曲循王意
如響應聲

國何
賴焉

○接得緊
彼得簡

楚史官
名倚相
○過

三墳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
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
九州之志謂之九邱

周穆王欲縱
其心之所欲

○尋一簡
乘八駿馬造父
好對面
為御徧行天下

必欲使車轍馬
跡皆無所不到

祭公謀父周卿士食邑于祭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
之職招其名也祭公方諫遊行故借司馬之官作詩

穆王聞諫而止是以得
善終于祗宮而免篡弒

言穆王近事倚相倘不能知
若墳典遠事其又何能知之

愔愔安和貌美司
馬之志性安和

式用也用此昭
明其德音也

亦宜思我
王之常度

用如玉之堅用如金之
重出入起居當自寶愛

用民之力
亦當如金

以為養而無厭足之心
乃直刺語子革借以諷
諫宜直不宜婉不如此
不足以發王深省也蓋
前路滿口應承此後必
不將順不然吾刃將斬
何為

王隨器制形不可存醉飽過度之心使民
生變蓋是時穆王遊宴無度故其詩如此
靈王感悟子革之
言乃揖子革而入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

如此者 聞義不能徙 卒不免 數日 不善不能改 絀之患難

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

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

指克己 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太子棄 復禮 疾齊比而立之靈王聞之自經而死

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附錄楚人弑靈王事靈王素不禮於諸大夫大夫多怨王者觀起之子從在蔡
事朝吳謀作亂矯蔡公之命召子于哲蔡公即棄疾也與子于哲皆靈王
季弟初無篡立志從召二子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公亦不知其
故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徇於眾曰蔡公已死

王或庵曰掩仲尼之言
作結另尋去徑不由故
道結法斷當如此蓋求
不知其所起去不知其
所歸乃起結之善耳

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從從善辭眾乃釋且與之
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師陳蔡不棄之師因四族之徒以
入楚四族薙居許圍蔡洧戩成然也蔡公使人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
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比即于黑肱即子哲公子
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王在乾谿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余殺人子
多矣能無及此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
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六
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丹即子革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無宇
家其子申亥以二女殉而葬之感弗誅其父好命之德也觀從謂子于曰不殺
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于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
棄疾詭謀使國人每夜駭曰王入矣又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又使蔓成然
走告二子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二子皆自殺棄疾
即位名曰能居是為平王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他
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
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流初共王無家
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之曰請神擇於五人中使主
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姪密
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哲皆遠
之平王弱抱而人再拜皆壓紐平王是以長子孫焉所謂神所立也雖然信費
無極之讒幾致國為吳有平王之罪也乃知神所立者猶是天之降罰也歟不

然何反不若靈也

景王十三年

鄭定公 苑人弑靈王立其弟比未幾

是年楚平王復封蔡後蔡平侯廬子蔡陳後陳惠公吳子陳

杜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

音祕

春叔弓帥師圍費

叔弓叔老之子去年南蒯以費叛故季氏使叔弓圍之反為南蒯所敗

令弓每遇見費人即執之以為囚俘

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

區夫魯大夫

言執費人非良策也

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

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

共供給也

則費邑之人皆感恩而歸季氏

如此則南氏必自喪亡矣

何故喪亡則民皆叛而無與之居守其邑

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

南氏之勢孤矣

言季氏若見費人而即執之以囚

是使民皆疾惡汝季氏而背叛乃反為南

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

氏聚集其民矣

若諸侯以大字小其勢事亦如此○此句須連上讀

今季氏本不惜費人使之無所依歸其不親附南氏將安往而適歸

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

乎○鞭進一層更覺警策之至

費叛南氏在明年傳終言其效南蒯奔齊侍飲酒景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

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若諸侯皆然句是觀一筆作開宕束上起下今上下語意皆警策有力若依舊註設若諸侯皆為我因費人費人窮無所歸云云不惟語句涉支離併使前後文氣皆拖沓矣

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援胡傳云云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晉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臣當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外攘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惟營室臺榭是崇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以兵車耀之不亦未乎○林註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由是止鄆陵之後參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盟復作晉胡傳云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眾相誇恫疑恐喝積非霸王矣習所致有自來矣會盟同地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

邾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不道為後胡傳云云直書而不世戒也諱不以不與為辱也非以不臣之罪執季孫也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廐其奢也

晉成虜邢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

此篇論事以晉會于平邱為主論文以子產承為主故開手從晉成虜所諸侯貳心敘入討

平邱

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漢置平邱縣晉廢今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九十里

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鄭

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

知晉德薄○王云叔向無故欲示威禮罪有所歸

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

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通不可為會

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

會助講禮何為用三十萬人所以示威也如此算不得霸王鮒叔向之弟叔魚攝兼也

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

○王云先東一向對照為賓

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邱子產子大叔相

亦且從意如而西也故

唯君雖魯以忠伯之辭

不但遠過於齊之遲速

破晉人伎倆極其生色

子產獨藝力爭直扶

而命魯則懼而聽命

事相應成章而齊則懼

前又抽敘一速張於除

於將盟前即開敘一

均以子產為主故前半

而詳寫于產兩番議論

領服齊絕魯帶點兩頭

詳寫齊魯兩邊議論於

後後半以同盟平邱作

子產相會略點一筆而

經分傳凡作兩大截讀

前以遂合平邱作領

此篇論事以晉會于平邱為主論文以子產承為主故開手從晉成虜所諸侯貳心敘入討

昭公十四年

二十四

特以夫子三層稱許作結左氏往往於賓主互用並行不肯處見穿而之密鑄鑄之精其手法必非粗心所能驟領也

通篇以乃並徵會作緣起以貳字為眼目以遂合平邱同盟平邱為綱領以示威示眾為大旨以將盟及盟為提掇界畫齊懼則以齊服也三字一點即結魯懼則依經另結鄭爭承則於事後重結參差中線索逼精

王或菴曰鮒為叔向親弟何得聽君用之以攝司馬又何得聽其瀆貨而莫之禁諸侯貳心宜矣不知反己自治徒欲示威示眾以恐諸侯豈君子之所為哉故此傳專寫叔向之罪○王評極合傳旨諸公皆謂此盟是叔向出於不得已然則以君命賜之之語亦不得已耶即責齊責魯非人類語乎承貢賦擬如天子亦不得已耶作者處處點醒情罪顯然強欲為之出脫者不知視左公為何如人也

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幄幕重旅之帳○周禮鄭註在旁曰帷在上曰幕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幕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張之九張幄幕各九也

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亦幄幕也 悔其太多 一宿為舍每遇宿舍減損其數 亦止九張傳言子產之適宜太叔之從善○王云插入子產間

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筆點 晉軍次 染 于衛 夫 衛大

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屋宇之下 喻近晉也

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言其太肆 請叔向 止之 受羹示不逆其意 反錦言不利其貨

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瀆數也數求貨 將及 禍矣

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今為此芻 子謂屠伯若以衛君之命 以饋賜叔鮒其可以禁止

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叔鮒已禁止芻蕘 者○王云此段敘擾衛 有貳 心故

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王淵士 劉子 ○玩兩語口吻所以用甲車四千乘以示威者 特為投壺爭先恨忿耳其餘小國卻不在意下

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

底定也 致也

○王云 何必以 反射 齊為患

日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

先奉辭 以告齊

而後督 之以兵

雖齊不 肯受盟

而晉君 討之有

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

辭其功 益多矣

天子之大 夫自稱老

請帥王 國之兵

元大也戎兵也戎 車在軍前者十乘

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

啓開也 行道也

言助晉討齊 唯命是聽

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

皆會 於此

今齊君不以 尋盟為利

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

諸侯討攜 貳之國

如是則合眾 國以尋盟

若列國皆聽伯主 又何必

○諸亦 之命而無貳心 必盟 正經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

有交好之事而 無貳賦之業

則交好不得其 常矣經常也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

有貢賦之業而 無上下之禮

則事雖有經亦 不得其次序也

有上下之禮而 無可畏之威

雖有次序亦 不恭敬矣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

有可畏之威而 不昭告神明

雖恭敬而信 義不明矣

由不明 而棄共

不共平声下同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

以致威禮經業百 事皆不能終成

國家之敗蓋由此也○王 氏云先虛論是一層

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

按古制諸侯有不庭者天子命方伯與帥討之商紂之末文王伐崇伐密受命為方伯以後事也非敢擅專征伐也今者乃於敢爭田廢貢之強晉天子不能討而反欲帥王賦以助其虐宜乎卒天下不知有共主矣春秋時世之綱紀顛倒直空前後為僭事吁豈亦天心有意布置者歟

合十四國諸侯而詳者凡四敘法各各不同子產不必言衛止叔射求貨故只用輕筆撇過齊始不可而後同盟乃題所重故用重筆往復魯既不與盟又執季孫尤題所重故以取則起以平子歸結而邾莒之誅惠伯之對較齊加詳此等皆相其輕重而穿插布置不偏不亂者也

使諸侯每年令大夫一聘天子以志貢賦之業志記也

諸侯三年一朝天子以習上下之禮一會以志可

張悔菴曰叔向辨洽故能援引故實以魯齊而強之盟然微齊御魯皆屬強詞視伍舉之規楚靈反出其下何哉

王或菴曰春秋之盟未有如平邱之不義者胡氏論之詳矣左氏直敘其事以叔向為王晉之罪皆向之罪也

孫執升曰按晉會諸侯由是止一曰不可以不示威一曰不可以不示眾夫仁義不足而後假之仁義固人心世道之憂也兵力不足而後假之兵力其世變為何如乎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諸侯盟恐諸侯有不洽於禮者

主盟懼有不洽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

失也○應上百事不終按今齊君曰必欲廢此一層居然自比於天子其禮無用齊盟

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

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

唯君叔向曰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眾

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施壬申復施之諸

○齊人懼魯人懼兩段本對然連寫即嫌太板忽於中間插入示眾建施一番熱鬧排場局法

○總結

○此段

○此段

○此段

○此段

○此段

○此段

○此段

○此段

○此段

○此段

○此段

○此段

○此段

變動通身神彩煥發讀
者耳目為之一新真絕
妙結構也

○輕帶諸
侯一筆

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

莒同
我之不
共晉貢
以魯伐我之
故○錯綜句

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

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

無勞魯君與盟
蓋反言以絕之

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

信邾莒
之譖
晉魯同
姓之國
○四語責魯極當可惜
胆小不敵子產十倍

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

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

○王云絕去禮義一味恃眾憑
強非人語矣極恭叔向之罪

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

瘠羸弱也償小也以瘠牛加於豚上牛大豚小
怕不壓死喻如牛小豚○王云非復人

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

子仲公子懋也去年與南
蒯同謀李氏南蒯以費叛
棄忘也言二子之憂其可
忘乎○王云更非人語

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

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以討

張梅樞曰孔子美桓公
不以兵車甲車四千乘
何為者哉城濮袁婁不
過七百乘今非有大征
伐而悉師以出無餘威
矣晉人之力竭而氣將
燼於此見之宋盟之後
戎馬不駕久矣故為此
會以張之然德則不競
而棄兄弟之國是役不
足以懲貳而反以攜服
何益之有

魯罪聞其一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

因南蒯子仲之憂為開隙 ○此段敘陵 ○到底強他不聽 ○是草寇的話不成霸主 魯較甚陵齊 過可憐之極 與盟

甲戌同盟于平邱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

未盟即先朝晉 外僕掌次舍大夫也子產使之速張幄幕於所除地

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

本日

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

除地已滿矣傳言子爭承貢賦之次○按盟貢不但桓文所無即楚靈亦未有於今僅見

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

昔者天子分珪 貢之輕重 受諸侯之貢賦 各視其位 公侯位尊地廣則貢重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

甸服在天子畿內公卿大夫食邑於此 其位卑於畿外公侯以其地近故貢重 位在伯子男之列

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

使貢等 於公侯 恐地狹不能供給也 請從伯子男之貢 自昔晉楚為 弭兵之盟

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

以和好 晉國使人來 責貢賦之命 貢賦之重不合 法制法也

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小國不給 致有闕失 於大國也 夫合諸侯修盟 小國也 未欲以存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

處處以太叔伴說見子產著著以色所以能折服晉人也

晉人口口諸侯子產妙在開口提出天子以示威示眾之晉獨與爭承使之聽命所以足為國基

今貢獻取之無窮

貢輕則可存貢重則必亡

其定制總在今日

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

晉人初不許子產爭至暮乃許之

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

責子產不應爭貢

晉可瀆慢而不畏乎

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

不出

其為賦心為苟且猶自不暇

何暇來

鄭若不與晉爭則必為晉所侵陵

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

如此則何以立其國

○此段鄭人拒晉

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蒙裏也

射魯大夫冰。箭筒可以取飲。射懷錦於身。奉壺飲以冰。承之。蓋蒲伏。竊飲。

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

季孫也。○馮氏云。時八月乃夏六月也。故飲冰以辟暑。不當作箭筒。此說極當。

御止

言司鐸以鎗賂守者而後入。○王云

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

與前衛事相映

秋即惠伯從季孫如晉

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子從。子產

尚未至國

吾已猶令云罷了

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

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

文以子產為主故特作收然於事則脫卻主人翁矣輕輕將合諸侯三字關合遂合諸侯于平邱結一邊而兩邊皆到手法至輕至密也

小雅南山有臺篇云

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

子產君子之人所以求樂者也

藝極貢賦之事使有定制

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

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

禮也

十三年 惠伯說晉人歸季孫

孟椒私與荀吳語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

於晉之命令皆能供給

若為邾莒之詆而棄絕魯

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

瘳差也又損也

親兄弟之國與土地之大

賞其能供而罰其不能供

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

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則事他國

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

大國甚多非獨晉也

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

此篇敘晉歸季孫事以惠伯為主末歸則說之使歸既歸又欲歸之得體極有作用季孫無識反為鮒恐而惠伯之待禮如故也微惠伯其不見笑於穆宣乎

按盟以底信欲示威而執國卿情理實過去不得故惠伯得以抗言高論略無顧忌穆宣亦自知所作不順俯首服從理直者氣自壯何虞強鄰之壓境哉此子產所以每出色於晉廷也

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

未知何事得罪於晉

老尊卿之稱

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

則季孫死於晉命可也

晉君施恩惠而免季孫

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

諸侯不聞所以為是逃命而走也

何為而復免之

請得於盟會時見遣使共知不是逃命

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

患遣季孫不去

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

羊舌鮒字叔魚

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

襄公二十一年叔魚坐樂氏之黨而出奔於魯

季武子平子之祖

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

我今雖得歸骸骨於晉

猶枯骨而季氏再生我肉也

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

豈敢不以實情告汝

晉今歸汝而汝不肯歸

我竊聞官吏云

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

晉君雖為改治館舍於西河以圖汝於此

泣以信其言

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

惠伯以利害動穆子叔魚亦以利害動季孫一以理一以情俱各有致然以理動者辭嚴而義正君子之相與也公也以情動者巧言以飾詐小人之相與也私也因人進言之道如此

先歸惠伯待禮。

楚平王 曹武公卒于頃元年 立是為平公

景王十四年

晉殺邾侯

邾侯楚申公巫臣之子邾子亦楚人

晉邾侯與雍子爭郟田久而無成士景

代景伯 理獄

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

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邾侯

邾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

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

邾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

此篇一案兩斷叔向斷三人仲尼又斷叔向文意相承遞下由散而排最是整瞻文字

按左翼云邾雍子邑邾侯爭郟田何以罪不在邾侯而在雍子邾與邾比邾雍子越畔侵占邾田邾侯欲復其舊而雍子負固以致久而無成以理論之自然罪在雍子愚謂不然田既屬邾邾傳文皆曰雍子與邾侯爭邾田今文如是則田屬邾無疑曰屬邾則爭之罪竟在邾侯矣一段疑案絕無款斷認聽後人想當據愚見晉通吳以弱楚巫臣之力也至今賴之巫臣宣其子狐庸為吳行人往來晉廷遂令二國膠投其權不在行人歟邾侯亦不

等待見 遣之禮

景王十七年

訟久而獄不決

許六反

雍子自知其罪故納女以賂叔魚蔽斷也○按襄二十六年聲子復伍舉傳云邾子奔晉晉人與之郟以為謀主則邾田本邾有也今不知何故罪在雍子

施行其罪於邾侯而加戮邾子叔魚可也

自知理本曲而行賄以買其直

受賄以買獄

擅敢殺人於朝

已有大惡而掠取美名其罪為昏邾子有之

新訂左傳卷之二十五 昭公中 三十四 曲正書堂

臣子侍德不度強取人田庸或有之且每會吳不來晉往就見之晉人不敢下禮於吳君又何敢啓釁於吳行人乎此獄所以久無成而邢侯所以敢洩憤於朝也至若施生之罪即往吝於吳行人亦必曰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利則行之又何宜焉

愚按文義曰義也乎可謂直矣即此完局亦得而必補敘三數事實者可知左氏之意原自有在也

按叔鮒求貨於衛叔向知而不禁反曰子以君命賜之其已季孫乃叔向所執宜子問歸計於叔向向曰鮒也能此兩次一次縱其貪竇一次誇張其能不直之甚者也於義夫何取至言貪以正刑書國法著在胡敢隱焉聖人論人罔不各當其人之生平與一行一言之得失而子奪之豈若是之揚詡失實哉是蓋左公惡其主平邱之盟而譏其晚節之不終也故託辭以表名實之懸殊也殆如斯

墨不潔之稱貪欲而敗其官謂之汙墨叔魚有之

擅自殺人無所畏忌謂之亂賊邢侯有之

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

三者皆死刑

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

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

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上声叔魚之

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

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

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

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

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三惡暴 三利寬衛寬 雖殺其弟 虐頗也 魯正刑書也 益增榮名

新訂左傳卷之二十五 昭公中 三十四 曲正書堂

王唯信于王唯信吳余
唯信吳臣豈不欲吳四
起句一樣筆調相映作
章法奇絕 四層作兩
半讀參差整齊兼而有
之 唐錫周云三處設
謀俱是一片熱腸大奸
似忠信哉

王或菴云始則曰書朝
吳之在蔡終則曰吳在
蔡蔡必速飛復句見姿
繁花亂葉低壓橫披因
風搖漾大類考工公穀
筆法

○前日矯蔡公命召二
子挾蔡公以作亂其謀
本出朝吳今無極提出
來對楚子微吳吾不及
此便令他猛然一盤不

覺轉寵心為畏心也真
正佞口

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言必能使
蔡人叛楚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鮮虞鼓皆白狄別種
一說鼓是鮮虞之邑

或請以城叛鮮
虞而降晉者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

此篇兩對立格前半引
叔向語先領大意後發
其所以然後半先發所
以然後以大意作結一
順一逆極為變化

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

○此猶是
有疑而詰

在上者好
善惡惡無

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

謫本領

有過 則在下者方曉然順上
愆 之好惡而知所適從

故無
不成

設有人以我晉
之城叛降他國

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

○乍聽真
似迂闊

受叛人而賞之
是賞吾所甚惡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

之人 則吾所好者
也 又何以加賞

若許之賞
而不賞

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

○此句的是穆子真心
前後許多話皆是托辭

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

豈可因食一城而
近此姦邪之人

得城邇姦是所得
者少而所失益多

穆子使鼓人殺其以城叛
者而又使之繕治守備

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

按中行穆子大鹵之捷
用崇卒薄其未陣原非
純以正勝者此番偏去
敘他殺叛偏要敘他守
備敵勞我逸敵困我亨
焉得不食竭力盡全國
全軍之上策也攻城則
下矣以一彈丸掌握之
鼓而欲勤民頓兵直非
所以事君也此計不惟
軍吏不知即敵人亦不
知也尤妙在兩箇鼓人
或不知何以出鼓而來
晉軍也以敵探敵較諜

昭公中

三十六

益確穆子用亦神武矣信義二字不過掩其術馭讀者不必認真軍行詭譎相度機宜真者偽之偽者真之何常一定此篇以真行偽然自始至終絕不露其所以偽也奇極妙極

○賣一著姦鼓人不知

○又有一或事亦奇怪

穆子使其民來見○見音現

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

言其民無饑色猶有糧可守

姑且修治汝城

鼓人來降而不收取

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

徒勸勞民力疲頓甲兵

○此則直斥其非真正不知

言此正我之所以事君也

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

鼓以城降怠於守也我得一邑而教民怠

安用此邑為哉

與其得一邑而買人之怠

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買

不如使人保守其舊之為愈也

賈人怠惰則無終也

棄其舊守則不祥也

怠不如完舊買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

鮮虞杜註曰狄別種在中山新

鼓人堅守其邑而能事其國君

我之教民不怠能事吾之君

率循其義無有爽失

好善惡惡無有過愆

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

鼓城吾既可得而又能使民知義之所在

皆盡忠以死君命無敢懷二心者

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

不亦可以事君乎

其後鼓人果以食竭力盡來告而荀吳往取之

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

鼓杜註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案下曲陽故城在今真定府晉州西今晉州治即鼓國漢志所謂鼓聚也以鼓城山而名

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說全反鞮丁兮反歸

十五年 晉荀躒如周

此篇前後對王責籍談重在彝器而譏其忘祖叔向責王重在喪宴而譏其忘經語意皆相準而立章法不偏枯也

晉荀躒力狄反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

即荀躒魯壺魯國所獻壺樽也天子稱同姓諸侯之臣為伯氏

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

言諸侯皆有貢獻如魯貢有壺樽

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

皆受明德之分器於天子

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

薦獻也彝常也

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

故天子之靈寵不見及徒數為戎狄所加陵

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

拜謝戎師且不得暇於天子

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

安得反無分器○分去声

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

密須姑姓國也大路車也文王伐密須國得其鼓與大路用以蒐田

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

○倨傲洗腆弁髦王室不恭極矣豈特數典忘祖已哉而曰戎狄與鄰遠於王室竟自儕小夷狄更可竊笑文伯明知屈於大義無所措辭故揖籍談而所對若此貽羞實甚

○王言不作裝頭蓋面開口毋弟其反無分乎便一筆喝破深惡籍談忘祖之意已見於此矣以下辟疊正論無一事假無一字虛由君而臣鋒鏃直刺諒有人心當下伏地求死豈但不能對耶

武王用以伐商而勝之也。汝晉始封之君唐叔受此三者為分器。以封處於參宿之虛參宿即晉分野。

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

周襄王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鉞斧也。鉞斧之大者。桓黑黍。彤弓赤色之弓。與虎賁之士。

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鉞。鉞。彤弓虎賁。

事在僖公二十八年。又賜之南陽之田。遂霸東方諸侯服者撫之叛者征之。凡此所

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

器而何。有勳勞而加以重賞。有功績而載之史策。有南陽之田。

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

弓鉞之屬。大路戎路之服。旌旗也。

士田。撫之以葬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

為後世子孫不忘。所謂保其先祖所受之賜。福祚也。叔父謂晉侯也。言此福祚若不在汝晉君。

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

更在誰乎。而汝也。指籍談。孫伯廩為晉正卿。職掌晉國之舊典文籍。

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廩。司晉之典籍

為正卿。汝因得以官為氏。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太史。籍談與之共董督晉典。

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

晉於是乎有董氏。太史董狐其後也。汝籍談乃司典。伯廩之苗裔也。何故忘晉國所受之典乎。

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

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

斤丁二傳... 昭公申 三十九

左翼云求器宴樂王固失禮晉為盟主日受諸侯之貢獻平邱之會猶以之責齊而目無天王不修職貢王憤久矣此番借魯壺而責以大義驟談無辭以對歸告叔向亦自知情理之窮也叔向正當教之享工玉庭以修文襄舊職乃反譏王不終合前平邱示威示眾觀之不恤同盟又棄宗周向之罪可深言哉八謂此篇歸重後半不知左氏主意正在前半也。妙批確甚。

密須 在安定陰密縣今陰密故

城在陝西平涼府靈臺縣西五十里

數

言舊典而忘其祖業

數上声 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

言景王必不以壽終乎

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

若卒以憂死

不可謂終

二喪謂穆后及太子壽也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之喪通謂之三年喪也

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

以弔喪之實共宴樂

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葬器樂憂甚矣

天子無求故曰非禮

諸侯有葬器來獻於王者由有善功乃作葬器籍手以獻非由弔喪來獻器也

且非禮也葬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

天下之通喪也

雖貴為天子當遂竟其服

今王雖不能猶當靜嘿而遂竟其服便宴樂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

大經五品之人倫

既不遂服又設宴樂

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六經也一動而失

言語所以考成典法也

典法所以紀志禮經也

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

今王無經常而徒恃言言語雖精亦何益哉為語以舉先王分器之典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容已也左氏敘王語極盡詳贍敘詞語極盡優傲其是非予奪自在言表諸公不察而謂作者主失禮而賓忘典吾不知天子諸侯孰重孰輕耶

○字字句句全非人類叔向晚節敗壞一至於此豈復有天良哉遺直之稱非仲尼語也甚明

景王十
九年

十六年

晉昭公卒于去 吳王僚
疾立是為頃公 元年

晉韓起聘于鄭 不見經

戒飭
百官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

言苟有位列於朝廷者
無敢不恭敬而恪謹

孔張子孔之孫當從君於廟門外揖
客今張後至蓋賓已入廟門張當立

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其恪孔張後至立於

於東來南面立客間者蓋賓入未升階時立於西 張移立於客之西又禦之張
方今張乃誤立於客間也鄭之掌位列者禦止之 益移西乃立鐘磬樂肆之閒

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 音玄 閒

○此篇事分三件全不
相關其實本一事敘去
也前段正敘享賓中段
接敘待賓末段連敘餞
賓段段從韓子托出子
產覺段借他人為子
產設色烘雲托月神彩
天工據事竟可分而為
三正貴合而為一尤見
奇特也左繡作兩截看
誤他本刪去七子賦詩
竟成蛇尾尤非

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

言若數被其笑而
未有不陵侮我者

不可不慎也幾 上聲 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

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發號施令
不得其當

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

朝更
夕改

用刑罰緣事
類以成偏頗

訟獄縱民
惡以致紛亂

○上四句以治內言
下五句以治外言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

○三段皆以禮位二字
為主腦一笑一辭一喜
作開架富子子羽七子
多人作波瀾其實一主
一賓只子產宜子而已
而三段之中前段有禮
而偶失位子產絕不為
恥以一反一正作身分
中段無禮而且失位子
產直挫其鋒以一皆地
一當面作斧鉞末段各
各循禮正位子產獨董
其事以一皆拜一私觀
作周旋此三段之所以
似分而合也然無夫位
之笑子產未必執拘求

王之微正因執抑太嚴遂爾餞賦巧節令賓主落落大方兩無芥蒂所謂柔不茹剛不吐者惟鄭僑其庶幾富鄭公爭滅歲幣於拜丹其出來得傲諸此

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首疲民而

罪及於身而不自知

孔張子孔之孫子孔鄭襄公之兄也

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

繼先人為大夫

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

常奉君命以出使於外列國

命以使去声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

有食采邑軍出卿賦百乘

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

國家喪祭受賑謂公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以肉薦於公皆社之步祭也其助祭於君之宗廟已有表著之定位

祭有職受賑反歸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

而今乃忘其當立之所

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

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不當及執政○反然峭勁筆有餘妍

之辟音匹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

○玉環自是古玩一雙異處故宣子求得而食之

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

請於鄭定公以求商人之環其意本欲挾取

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

○兩層俱用排句宣盛怒以僑之恥也僑焉得恥之作呼應

○數說不盡原見得孔張不是不知立位之人并不在當戒之列他自已後至倉皇失位國且不恥何況於我

寡君不知此時落得推
不管下文卻又語語作
喬家主可見此處便是
故意作難也

援富子太叔子羽三人
議論亦是以小事大見
地語不為過苦無遠慮
不敵子產謀猷特達耳
韓友一曰此事唯子產
能為亦唯子產可為若
以大叔子羽處此己力
故未及而宣子亦未必
能改過也評甚當

雙提總收中間順承倒
應左氏慣用之法

○一日唐突
猶帶怒容

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

言玉環所
○幾
值有限
上声

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

偷薄
也

韓子不可偷也若屬音屬有讒人交鬪其閒

交構鬪謀
二國之怨

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

盍何
不也

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

將終久
以事晉

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貳心將終事

所以盡忠於宣子
而守與晉之信也

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言不以無
財貨為難

立於職位而無善名之
可患此二句指宣子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

此二句
指鄭國

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

求無
不遂

言亦難
以供給

國之人合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

四轉一層緊一層歸重
鄙邑後半兩鄙邑兩失
位乃遙應前鄙我失位
眼目也

之一共或一求而有以與之
或一求而不能與之一否平聲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滋益也對
上取憎

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所求無厭則鄭國
乃如晉邊鄙之邑

若韓子奉命以使去聲而求玉焉。貪淫甚矣。○醒無
令名

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總醒 備聞一
層破甚 求句

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音古
下同罪。不亦

銳乎。韓宣子買諸賈人既成賈音嫁矣。商人議價
已定

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執政稱于產不
以我所求為義

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敢以商人之
言為之請

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庸用也用次序
相比同耦耕

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毗志
反耦以

鍾伯敬曰此一語是子
產治鄭有法處。○愚按
前云寡君弗知盟誓亦
曰我弗與知何為必告
君大夫。明是與知也。想
見子產別有一番作用。
欲難宣于為失位解嘲。
耳豈有國事繁劇猶暇
為商人主利而耶。

第一番只推不知第二番只推盟誓其正意卻透發於中段私下往復後弗為只一點便足最是運掉靈活處若寫作面覆宜于便語同筆伯

艾魚廢反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音掉而共處之

以除治此地之荒蕪 斬其惡草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

我毋得何乞而奪取之 爾商人有寶玩貨物以逐利於市

賈音古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

質信也

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

以和好來聘我鄭

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

○今日與知到是背盟誓了

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

○替他婉轉令韓子心惕自不要了看來韓子始終性弱

若謂大國有命令而使小國即供無法之誅求

則是我鄭乃為

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

晉邊鄙之邑也

我不肯為

○按成字雖應上成字卻暗包成貪在內

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

失諸侯鄙鄭國二罪

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

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直說到六國鄙我方佳暗合前文真一篇如一句也

鍾伯敬曰讀來層層有包句句有味大抵文意奇則辭乃工即前段意作餘波

詩賦

詩言志賦鄭詩足
以知鄭人之所志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子皮之子 取其避近相
遇適我願兮

子齋何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

君子相願 言鄭別於唐取其彼已之
子舍命不渝以美韓子

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

不堪不 取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
敢當也 我思豈無他人以望宣子

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

拜宣子
之有鄭

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

言太叔有
褰裳之志 若不有
是警戒

則相好之事其
能終不變乎

駟帶之子馴偃取既
見君子云胡不夷

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

公孫段之子豐施也取其
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

印段之子印癸也取其倡子
和女欲宣子倡而已和從之

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宣子喜

庶幾於
盛興

言發
行

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

賦詩皆
鄭風 所以視親
昵燕好也

出鄭志皆昵反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

周頌我將編取
其日靖四方我

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

宣子請賦分明七子龍
武舊套忽從不出鄭志
上脫換得意思全別此
推陳出新之法也

宣子請賦分明七子龍
武舊套忽從不出鄭志
上脫換得意思全別此
推陳出新之法也

上三段每一賦必一答
竟與龍武篇同一機局
矣此處忽然頓斷一層
化作兩層下又變而總
說三層併作一層極變
幻可喜

左翼云總收六卿側重
子產未及單結子產歸

到舍玉可知三段文字以中段為主又云北

子從君以寵武也久傳為佳話宜子心豔之非

一日矣此行亦欲邀寵寵不令趙孟專美于

前况求玉弗與恐生嫌隙因其餞而請賦詩以

觀其志六卿皆昵燕好可以暢然滿志矣我將

之賦雖為諸卿與太叔襄裳一詩鋒穎相觸玉

馬私觀尤見宣子能受善言而子冠抗大國本

傾便自出人頭地

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之意

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

言宣子有靖亂之志

德宣子私觀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

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

以拜

左翼云以享始以饒終首尾掩映享時孔張失位而容笑饒待六卿賦詩而容

喜景象迥乎不同且水玉者轉而贈玉加以以馬不唯與子產毫無抵牾歡好且倍曠昔一篇大結束妙不著迹

景王十七年

晉頃公元年

秋郊子來朝

少皞金天氏黃帝之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

皞字 子已姓 其官 吾國之祖

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

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當受命而有雲瑞故以雲紀事 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

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

新訂

昭公中

四七

山工書

一篇典故當分三層讀首尾是賓中是主起手

提明吾祖下文便應接少皞說去卻先引四賓

以陪一主自是鋪張襯托之法但四賓之中依

次說來自當以伏羲為稱首卻偏留在書末既

令龍鳳以類相從而大皞少皞賓主相對尤為

工切此敘述中裁剪巧妙處改徵實而極翻空也

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受命亦有火瑞故以火紀事名百官

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

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在神農前太皞後亦受水瑞故以水紀事名官

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

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音至之

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

鳳鳥知天時故音至以名治歷之官

鳳鳥氏歷正也立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

止故以名司音至青鳥也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主二分之官

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

賜氣閉物故曰閉以上音至祝鳩也其性孝鳴鳩王鳩也鸞而有四官皆歷正之屬官故名司徒主教民別故名司馬主法制

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音至鳩氏司馬也鳴

鳩鳩也其心均平故名司音至空平水上○鶡音戛○鶡音菊故以名司寇主刑獄

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

主營音至以上五鳩名義皆以職五雉五種之雉西方曰鶡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鶡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鶡雉攻金之

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

工也北方曰鶡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音至五雉之官所以利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以均平下民者也

利器用正度量夷

實謂以鳥名官凡四項作三層說以五鳥為主五鳩佐之五雉九扈前人謂是五鳩之屬看其五鳥先總後分五鳩先分後總五雉九扈有總無分又五鳩作然五雉九扈使用作提詳略順逆極整極變連點三民字為民師作引尤見承接之妙

左翼云以鳥名官之故
既詳告之何為復云顛
頊以來不能紀遠蓋昭
子所見皆紀於近者知
紀近者之不能則知紀
遠者之可信也此正問
答機鋒相對處至郊子
既兼舉雲龍水火則其
所以名官之故亦必能
婉婉言之孔子就學自
必兼學若五鳥五鳩等
項皆第言其大概其中
細微曲折豈更無可學
者下一學字見聖人茹
納山海細大不遺分毫
而郊子之語不涉荒誕
亦可知矣

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

鳥者行扈皆晷晷為民驅鳥者昏扈噴噴夜為民驅獸者桑扈
扈竊脂為蠶驅雀者老扈鷓鷃趣民收麥使不得晏起也

其農正而謂之扈者止也止民使不

扈民無淫

致淫 顛頊繼少皞
放也 而為帝者

乃就近事
而為紀

者也自顛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

於是立民之師長
而但以民事命名

則以其德不能
遠致瑞故也

時孔子年二十
七聞郊子之言

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神尼聞之

既學而
與人云

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

天子之官不修其職
而致就學於四夷

古人嘗有此言
吾今乃信之

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胡傳大辰心也心為明
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
子後星庶子亭星加心
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
後五年員主崩王室亂
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
召伯立王子朝歷數載
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
星孛於東方不言宿者
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
僭亂焉陵上國日傲於
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
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
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
方假于越人吳國遂滅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星也大辰房心之宿即大火也周之十月乃夏之
八月辰星見于天西漢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

申須魯
大夫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

彗星似帚有除
舊布新之象

天道恒以
象類告之

今大火之西向伏而
彗以陳之是除舊也

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

明年大火星出火出必
布散而為災是布新也

故知諸侯
必有火災

魯大
夫

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

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所占明矣

一事而三人料之議論多少不一其實相承說去也第一節提明火出必布諸侯有災雨意且虛說第二節便從此申說夏數得天及丙子壬午云云乃是實指火出必布一層四國當之至水火之牡乃是實指諸侯有災一層末一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又是總頂中節兩層通篇兩頭略中開詳以互見為章法乃又出一格矣

夏數得天下不徑接不過其見之月卻將四國當之夾說在中而後以丙子壬午遙接作結左氏往往好用此等筆法其在宋衛陳鄭乎若壬午作乎都用馮空喝起之筆推步文字最難得此種靈活姿致也

左翼云以天時論之當在次年五月以地論之當在丙子壬午皆因字長及漢推論而得之也申須火出必布但論時日而不及地裨竈宋衛陳鄭將同日火但言地面不及時日然諸侯字同日日字俱有所指但隱而不露言有詳略而所見正同於此古人占

徵始有形象而微之

前年火出時而見也

今年火出之月字益章明

猶言若此

音現

平声

大皞以木德王居陳木為火所自出

音虛

○虛

大辰大火

宋分野

房舍也

漢天河也

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

其城內有顓頊塚故為帝邱

衛星營室也○次室水也○次

○再次

○決其日

○決其日

○決其日

○決其日

○決其日

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

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

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

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

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

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

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邱。其星為

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

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

以為天災非可禳也

瓘珪也。學玉爵也。瓘。勺用寶物以禳火災。

畢

音賈

玉璫

才且反

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林氏曰：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稱人君，臣不見經者十八年，吳入郢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陽句穆王曾孫子瑕

○卜戰原有懼吳之意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

言順江而下，易用勝敵。

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

公羊曰：詐戰不言戰，此言戰何敵也。○穀梁曰：進楚子故曰戰。○杜註：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不書敗。○胡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

於界則兵端俱自吳自當以吳為主也。此左氏敘事之例如此。而經書楚人及吳者，以楚大於吳，吳非楚敵，緣不能去讓遠，實致奇才異能之士盡為敵用，而社稷幾亡。雖廣眾曷恃哉。經故先楚以垂世戒也。不得謂經傳有賓主互用之別。

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

言如此可大克否

下得吉兆

楚地名

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

與名餘皇

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

與楚後至之兵共守餘皇

周環餘皇而整其地深至於泉壘坑也

險由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於隧道之中。

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隄。炭

結為陣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如此

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

○上下皆就餘皇著筆，而以之字作搖曳生姿。寫得有色有聲。一司馬死而獲舟三鬣者死而歸舟楚之卜不及吳之請吳三呼直奮楚環守兩邊，雖各以奇致勝，而乘勢則殊。孫武所謂善

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于仞之山者勢也

據守舟不為不嚴竟不知長鬣何由潛伏吳若無此三人楚師未可猝亂豈天亦欲以之敗楚歟

長岸

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二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關亦曰天門山即楚獲吳舟餘皇處也

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

請藉眾人之力取乘舟以救我之死

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

鬣三人口

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

按此即是守舟之師非虜軍帥者殺之殺長鬣者

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

吳因楚亂而伐之

敗之取餘皇以歸

景王二十一年

十八年

四年公卒于午立是為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周之五月夏之二月

大火之星始昏見於南方

丙子日而風作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東北風曰融風屬木木為火母故曰火之始

○未寫火先寫風寫得風勢極猛便令火勢十分炎突

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

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

因此篇與下篇全文原為子產作用出奇立傳所以四國災而獨詳敘鄭也朱氏周翰合兩為一於上篇刪去未災備火一節於下篇刪去既災釀社蒐除一節益見子產識量過人處誠非宋子罕所能同日語也今遵宋選似覺妥當

氣非大庭氏之舊庫亦非庫名大庭氏也

宋告災于魯傳言梓慎之占驗

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即前用確辟玉瓚之言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

用寶可以救亡

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

遠者非人所能料也

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

多言者世無幸中乎

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

火。後文救火事從刪本。○接錄下篇而於前彼子產

障城上女牆也

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

平日忘其守備必至危亡

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

凡國小而不可輕視其小者

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

援兩傳合篇事本一申而文亦相連。前傳敘火災之始終，從魯遷出鄭以明天道之無私。後傳援救火作之情實，從晉歸到鄭以見人事之當備。妙在俱用大叔作轉關，雖二猶一也。

揭子產既言天道難知，便當順受其正，何必臨事而備以逆天？既言裨竈幸中，便當矢志不回。又何為大社敢禱以防患？其倔強不肯俯仰，因人而卒，莫能倔強，尚得謂為剛正哉？朱選哉成合傳，不惟令文氣無方，離而得辭，晉一番後勁，於以表鄭備乘正不阿之概，始終其庶乎余故，遵而錄之。



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言心身小筮何故有災宜禱何神俱不安與奔走羣望山川皆不愛卜筮走望不

犧牲玉帛以祭○此句直刺于淫愛玉

愛牲玉鄧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

不知欲責誰人之罪過

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

恐懼鄧之所為

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

汝音君亦與憂之

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

天降災以罪之

又恐讒慝之人乘隙以謀害我

就其言而辨之不費辭而解矣

啓開也

閒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

荐重也仍也

愈重晉君之憂

猶可以不叛之意解說于晉

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

我鄧雖有他竟之憂

雖憂之亦無及也鄧有他竟望走在晉

音境所瞻望而奔走者猶在晉

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上文不過口頭機辯足此幾句方見真意不負他一片休戚相關也周到之至

曹愷公
元年

景王二十二年
十九年

費無極勸楚子納嬴氏

按此必聘於蔡時事也為蔡公在 鄭陽蔡邑名封 十三年即生子亦不過五六歲耳 人掌封疆之官

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

伍奢伍舉之子 使無極為 師傅之佐

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

不為太子 欲譖太子於 王前而害之 言太子年長 可以娶矣

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

鄭陽當在今河南 汝寧府新蔡 縣境

如此 寫諸人伎倆陰謀可畏 其機已存於建可室中 全不解其所譖何在而 文建可室矣勸王取之 欲譖諸王明明提出下

○勸王取之平王稍有 人心此譖那得易入楚 社稷之危基於此矣○ 此是第一次譖為使太 子居城父起本

去聲 之聘於秦無極與去聲逆勸王取之正月

王自取之故稱夫人 至為下拜夫人起

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十九年 費無極請居太子於城父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

以其近 於中國 楚僻居南方遠於中 國故不能與晉爭伯

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

○不言收南而但言通北則天下不能全得而王心未必即說使太子亦未必遽然重言通北而輕帶收南一筆作襯語言何患逆耳并能令聽之者嘉其謀令愛之者德其舉也奸雄之譏諂往往如是矣○此是第二次譖為將以方城之外叛起本

此篇先敘後議議論之妙不必言此于弗許亦弗止弗遣亦弗子寫得作怪竟不知此公是向意思然後跌出一句不待而對客便將子產滿胸成竹活現紙上故事入神

是歲與他日是兩層駟氏聳駟氏懼與大夫謀對又是三層層層布勢方襯托得一首反復快辨文字出

先著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一筆見子產好惡之公不以己私誤國也

今臺州東南七十里

以通北方諸侯之國

爭若大城城父而宣犬子焉以通北方王

收納南方諸侯之國南北兼取是得天下也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犬子建

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十九年子產不許晉人專制鄭位

子游即駟偃其妻晉大夫之女

絲偃之子年尚少弱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

駟氏之父兄以絲弱難嗣位故立子瑕假名乞偃之叔父

憎惡子瑕

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

且以舍子立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駟氏因而不解叔為不順禮遠眾故中立不語子產之意故懼

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

問何故舍子立叔

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

不欲他逃

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

亦不肯不待眾人之謀而即對答

弗子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

不得天祐

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才何反天昏今又喪

天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此言相繼而死也

恐隊失一宗之主

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

不謀於朝而私與族人謀而立親族年長者為後

宗王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

老大夫之尊

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

禍亂之家莫過其門

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

橫身鐵冷筆鋒舌刃刺死無痕

晉大夫

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

而我諸臣又安敢實知之

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

無或喪失其職

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

而其嗣位晉大夫皆得專主而制定之

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

不受幣而遣人報晉使

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大旨只為欲發洩晉大夫專制一語以前作許多陣勢而來以晉之鄙縣一句煞住遂令綱紀肅然或敢侮子

十九年 楚城州來

先是吳滅州來自 戊莊王之曾孫沈諸 是楚人復城之 梁之父也○戌音恤

楚人城州來沈尹戊曰楚人必敗昔吳滅

事在十三年 子旗楚 令尹

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

未曾撫民 而乃輕用民力

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

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戊曰

獨民為邦本固邦寧 撫民有術是為國者第 一件大事樂紂之所以 亡湯武之所以王皆係 於能撫與不能撫也管 文示信示禮遂辭卒成 霸業數十年而吳世勿 替雖未可稱樹德而其 撫之之術誠善矣楚平 息民九年遂自謂能撫 矣是徒知息兵輩之為 撫而不知罷勞役之非 撫也沈尹決其必敗故 重言而感慨之其亦有 易暴之隱念歟

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

其性 外則無寇讎 以相侵擾

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

勞苦疲困以致死亡轉徙 忘廢廢食 民不樂性 皆非所謂 撫之也

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洧淵 案今洧水自十九年 密縣東流經年

新鄭縣南門又東 會溱水謂之雙洧 河即洧淵也

鄭大水

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

時門鄭城門

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

前後四句都將龍與我
宜主互說單用主句插
在中間作轉極小文極
有開架

爲祭也崇

爲命反焉

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

祭也

覲見也

極詫異事說得極平常
只用對面翻轉看法遂
爾爽快絕人

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

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傳言子
產之知

景王二
十二年

二十一年

蔡平金
子朱立

二年

楚子信讒殺子及臣

時建居城父故言
將以方城之外叛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

自比於宋
鄭之國

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

集成也

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

言納太子之妻之過○出語太懸觸王深忌
宜遭殲戮若早問奢揚必能委曲以回王心

奢揚爲城父司馬
時在國王故使之

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

建與伍奢并提以下先
執伍奢後使殺建而敘
奢揚事卻先結太子而
後敘伍奢伍員以結執
奢案此左氏參錯之大
凡也 伍奢起伍員結
雖以奢揚截對實側重
伍氏邊故後半敘述較
詳

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

奮揚至城父先使人報太子遣之使行

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

使汝殺太子之言

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

是誰害太子而遣之行也

往日王命臣有云

汝事太子當如事我也

臣不能苟且而懷一心

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

是以竭力奉王之初命以周旋

今不忍復違王之後命

孫執升曰奮揚答楚平語全從至誠中流出處人父子之間宜如是處暴主讒人之間更宜如是

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

既遣而

雖悔無

而汝

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

復悔之

益矣

也

先受使而

今君命召

是一犯再犯也奸犯也

即逃亡誰肯容我

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

善其言辭遂使歸復居舊職

言有材能

日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

彼仁愛其父必來歸楚

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

○伍奢一言而父子俱遭讖戮奮揚救語俾身與太子兩全足見楚平非暴虐為之臣者不能彌縫匡救耳世之犯顏批鱗者必如漢武帝唐太宗而後可何也其英敏過人也其他庸主必須從容順導利害雜陳乃克有濟何也物欲易蔽賢奸莫辨也此奮揚之所以免禍而伍奢之所以被殺良有以也孰謂平王非庸主哉

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

尚伍奢之長子為棠邑大夫伍員即子胥

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

尚自以才智不及員

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

不可不往

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

我奔死以免父失為孝

奔走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

失為

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

免字當是免於受戮有謂免與勉同非者為善勝也

廢爾其免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

昏日晚也言員將為楚患使其君與大夫皆不得早食乎

來日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

州子吳王僚也

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公子光曰是

言員以其父兄被戮

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

言光將有篡弑之志

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

援伍氏父子可謂賢矣楚平不能用而反欲殺之讒人固極交亂四國信可畏歟然吾竊不解

平之為公子時也賢知亦效見矣為王之譽一決於鄭卿再決於叔向

信乎神所立者非虛誕也夫何即位五年其敗

行一至如此豈屢經者反不若肘加之為愈乎

胡天道之難憑也雖然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子

哲之死謀由棄疾無辜受戮攸戮彝倫天故假

無極之日以洩周走而呼之憤耳不然遂朝吳

納廢氏殺子建執伍奢種種讒詔明知故昧自

壞萬里長城是誠何心謂非天實使之吾不信

矣聘侯周氏謂此行因取秦女懷慚遂爾疑生

暗鬼其誅平之心也猶怒矣

張懣菴曰子胥報仇不能須臾待而靜候若此

可見作大事者志要淡性要忍不能潛身晦迹

相時而動其人不足與有為也

鮐音專設諸焉而耕於鄙

鮐設諸 而員自耕於 鄙以待時

琴張孔子弟子 宗魯為衛侯兄公孟縶乘齊豹 名牟字子開 殺孟縶宗孟亦死故琴張往弔之

摘錄盜殺衛侯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

時齊豹欲殺公孟告之宗魯魯既不諫止豹又不轉告縶 故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言二人之罪皆成於宗魯也

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

知公孟不善而食 許豹行事 疾病也回邪也以利故 其祿也食也 是受亂也 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也 以邪待人 以周事豹 是犯非禮

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

是以周事豹 是蓋不義 是犯非禮

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晏子諫誅祝史

疥搔也林註疥當作痠字之誤痠音皆方書云二口一發之瘡曰痠多 日之瘡曰疢○按當是痠字故期而不瘳焉有疥癬小疾轉瘳者乎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

二子皆 嬖大夫

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

是太祝大史不能盡禮 諸侯不 薦美辭以祈鬼神之祐 知其由 將謂我君不能敬 鬼神以致降殃

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

按二篇諷諫文字以修 德作主以祝史作線索 齊侯欲誅祝史不知修 德也一起作冒晏子乃 遠引范會之德拜不須 祝史虛空翻觀以下一 反一正見福禍關乎君 德祝史何能為力仍是 泛講然後跌轉正位實 發一步緊一步只用君 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 後可兩語款斷而其實 誅與不當誅隱然見於 言外絕妙奏牘

殺二人為說以辭
謝賓固歸二人名

因疾而誅祝史與大旱
欲焚巫庭無以異

君盍誅於祝。史器以辭賓。公說告晏子。

日往日宋盟在
襄二十七年

屈建楚令
尹子木

范會晉武
于士會

趙武晉
趙文子

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

夫子謂士會言其
處家也事無不治

於國
出言

竭盡
真情

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

而無
私曲

陳辭皆誠信
而無愧怍

其家庭雍穆本
無猜疑之事

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亦不必
祈福於鬼神

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

文襄靈
成景

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

○突然引一件故事，全不與誅祝史相涉，令聞者自然疑難不解。何故如此？則我之法言異語，彼無不傾心聽受矣。若從從有德無德說起，豈不直突無致何益於事？進諫者當奉此為犯顏秘訣。

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

言所答不
合所問

外而國政
內而家事

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

無有
廢弛

上之為臣下之
為民無有怨心

凡所舉動無
背理之事

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

君有功德如此，則祝史
所薦皆實，而無愧心也

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

兩對一賓一主言有德

其所以膺蕃福而享老壽者

原為誠信之君使用

略言無德詳對景公之言自應如此曰若有日其適都是泛說於事則不嫌唐突於文則不犯未段正位實處文家遊就西餘之法盡在此耳

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去声下同信君使也其

何也以其告於鬼神者皆忠直誠信之言也

若適然遇淫邪之君

頗僻回邪

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

怨謗怨疾

乖僻背理

放縱其嗜慾厭足其私情

極游觀之所

下怨疾動作辟違從下同欲厭私高臺深池

極聲色之奉

盡用民力如殺草然

剝取民財如寇攘然

凡此惟知成就

撞宅江切又直降切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

自己之違失

是以專肆其暴虐之行無復顧忌之意

○兩段正要破他誅祝史以辭實故將祝史與福與禍偏坐轉到君身上如何說得君今疾病是祝史之罪妙在不靠定景公已令景公心驚魄動至末段則撇開祝史單著景公持矛刺盾筆筆不饒人主有此諫臣何患克艱厥后

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

而又不思不憚使神民交責猶不知悛改

還忌不思誘譎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

其祝史若據實以告神是言君之罪過也

其若掩蓋君愆而妄數美善是矯詐以欺神明也

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上声

祝史於此難以設辭

只有作虛辭以求媚於神與不所者相反

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

而其國反受其禍

亦與受禍

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

天折昏亂孤寡疾病

僭妄欺慢

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

然則一問大有悚惕之意不可為也一接趨勢

說下便有力量進言原

貴審機惡念無不立轉

伍奢因不曉此遂令庸

主亦暴人於君臣朋友

閒進諫規過可不慎歟

上兩段排而宕此段整

而潔此段即承遇注君段語

意錯綜顛換成文故况

複述之跡

何以處此疾

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

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正義周禮鄭注衡平也鹿與麓通平林麓之大小

及所生也虞度也候望也澤水所鍾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名水希曰鮫海

木衡鹿守之澤之荏音桓蒲舟鮫音交守之藪

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鬪暴征其私

承世位之大夫亦強抑以移易其貨賄○六句映晰列民力四句

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

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

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

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

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

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

通篇著筆祝史此處連片數段幾乎忘卻忽將一詛字綴合祝上極峰

回路轉之奇

聊攝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今聊城屬山東東昌府

姑尤二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今姑水即山東黃縣之大姑河尤

新丁二傳共讀

卷之十五

昭公申

本五

曲江書屋

水即掖縣之小姑河

○一路正論侃侃臨了忽
○一筆
○可字本段
作反掉之筆悠然不盡
頓住
目為呼應

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

毀偏近
去內外
輕其賦斂
之關
除其通責

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二十
年
虞人辭招

沛澤
虞人掌山
澤之官
不來
虞人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

禮孤卿建旃故
旃以招大夫

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

言二義竟下
以弓故弓以招士也
掌田獵故招之以皮冠

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

君招當往道之常也
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謹是也君子所以
是虞人之守官也

君子韙之

二十
年
晏子論和同

田于沛
而歸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

遄臺
臺名

子猶即梁邱據馳
馬而造於公之所

空六
由工書室

○此一篇奏議文字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意起一段冒

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

見與我相合意

末一段結中分兩段一

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

而後食平泛說到君臣必可相商而後政平一段舉作樂必五聲相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醢音海鹽梅以烹魚肉

六物氣皆用之以烹治魚肉味不同

猶所以不得為和兩段卻以下段證起上段也是行文加一倍襯法若

燁燁音闌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薪柴宰夫治庖之官以調和之齊猶酌量每味須用多寡

於獻可替否後即跌到子猶身上未始不可則文局便嫌單薄無致而勢亦促矣未一段雖是餘波不與上文相貫其實回顧起手待字論無死之樂分明見晏子之

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味和則心平而喜怒不偏

不肯苟同也若斷若聯醇化無迹他本有合招虞人傳先為不同作引正自有意左繡以上截論和同下截論無死殊失作意

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

可其開有不可者焉進言其所以有否之故以成就其無否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

可既當政治如是和平而不犯於理同歸于和商頌烈祖篇

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言中宗能與賢臣相濟此臣既敬戒其事既和平其心有異言謬總也假大也臣民皆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周云從五味剖出五聲又從平心說出成政妙用平說不分賓主然後單落用筆有蜂腰鶴膝之奇

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

○說透此一層是和下段說據之曰可曰否實在是同不是和了

總領筆不用之起處而用之中閒作牽上搭下關板結構絕奇今人遂對中紐格似本于此

聲味皆和而後心平。是以和聲。樂須氣以動。然後發為文。歌風雅。心平而後政成也。亦如和味。故氣居第一。舞武舞二體。頌三類。

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一二體。三類。

雜用四方之。宮商角。六陽為律。五聲之外加變。樂以節八音而行。物以成樂器。徵羽。六陰為呂。宮變徵為七音。八風八風八方之。

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

風詳隱五年。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此九者合然後。考仲子宮傳。九功之德皆可為歌。相成而為和樂。

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

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

此十者聲音節奏如此相反然後能相濟。聽此樂則心自平和心既平。於和平亦猶五味和羹君臣可否獻去然。和則本心之德亦純一不雜。

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幽風狼跋。言心平則德之詩有曰。音無瑕缺。

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

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

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

兩段皆引詩作贊上段引在正意之後下段引在正意之前蓋上段正意是泛講故必須詩煞下段正意是實證且結全局一用詩煞便成贅癩然引用作中權又不可如上段之多句也古人以對意為工用筆絕不板煞此法明文開或有之今則目為大病矣

其為樂也將何如哉

音洛下同

晏子待飲而景公樂

言其聲同

○同字只用一點

則此地乃古人之所樂也

○樂得甚奇答得甚正
一結詼諧以奇寓正令
聞者初不知吾樂之奇
今而恍然知吾樂之實
奇也不亦如五味五聲
之和以平心乎

君何得行
樂於此焉

爽鳩氏少皞氏之司
寇也初居於齊地

季荊虞夏諸侯遂因
居爽鳩氏之舊地

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_{仕側}因

逢伯陵殷時
諸侯姜姓

蒲姑氏商周
之間諸侯

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

則此地是
他長享

非君今日
之所願也

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二十 鄭公孫僑卒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

○子產謂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即道德齊禮之
意也其次莫如猛即道
政齊刑之意也蓋子產
之治鄭也作封洫立謗
政制參辟鑄刑書立政
不可謂不猛矣然一年
而與人誦之三年而與
人又誦之非寬猛相濟
政是以和易使人畏威
懷德若此乎夫子以惠
人稱之而史記亦言其

死之日丁壯號哭老人
兒啼如此可見惠愛之
及民也深矣作者欲為
子產收功末路不肯蹈
襲故事徒號煩文故借
仲尼一論一贊以當輓
歌有不勝人琴俱亡之
慨

林西仲曰知寬猛各有
其弊隨以相濟玩四箇
則字是一時並到語氣
非俟其既失而後補救
也胡氏以為非聖人語
因太泥字句且錯認糾
之以猛句作贊太叔語
頭耳

子產只說寬猛夫子卻
添一和字便說得融洽
無滲漏亦預為愛字作
地步也 林西仲云三
證總是大雅民勞首章
語則寬猛為一時並到
可知

又足和之至也一層化
板為活四不字見相濟
之妙并寬猛之名皆化

新訂左傳夾讀

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音桓

萑音蒲 萑音蒲
中取人財物

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

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是稱子產語不
是贊太叔殺盜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

寬猛得中
政治平和

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許乙可小

中國京師也
惠愛此中國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

毋縱此詭人為善
隨人為惡之人

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七感不反畏明

此四句欲其
糾之以猛也

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

商頌長發
之詩云

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昭公中

七十

由工書

大雅民
止語助辭言民

汔其也康安也其
可以小安之乎

以綏安於四方
四方諸夏也

此四句欲其
施之以寬也

嚴為刑威式用遏
止為寇盜苛虐者

其心曾不畏明
法爾憚曾也

安慰遠人使之懷附
則近者亦各以能進

如此則王
室定靜

此二句欲其
平之以和也

言湯之為政不
大強不太急

又剛柔
得中

布行政教優
優然而甚和

○愚恨從古不得時與地者有三人焉仲尼不終仕魯時也子產不生於晉地也孔明委身西蜀時而且地也天固欲厄其志困其身而使伊傅周召獨擅美於前矣

故百種福祿皆來迺聚此四句言其和之至也

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

悲傷出涕林西仲曰愛謂愛人猶言惠也古之遺者謂有古人之風不能於今人中求之也

出涕。音體。曰古之遺愛也

蔡侯元年是歲蔡人逐朱而立蔡侯廬之弟東國是為悼公

景王二十一年

無射鐘 孔疏景王鑄於

天王鑄無射

無射六律鐘名周樂○泠力丁反

○心字

王城故王移之洛陽秦滅周移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江東後入于東魏至隋開皇九年

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

平陳遷于西京置大常寺十五在勅毀之

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鐘

音由器而發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

以音行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樛。則和於

窕細也小者不物。物窕細則不充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

物既和平則嘉樂告成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樛則不容。心是以

億安也物。物窕細則不充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

窕細則不充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樛則不容。心是以

主或庵曰心者立言之旨一篇之綱一句挈起後用三折筆折到鐘又以三句總之然後別其美惡而點明正意以為結何嘗無折也先言不窕不樛之足以養心次言窕與樛之足以害心然後言王鐘之樛而結明其將有心疾又何嘗無窕也短篇之法皆然字法古峭句法因之章法又因之考工記文字全是此種

新訂左傳卷之十五 昭公中 七十一 由工書

感感實生疾。今鐘瓠矣。王心弗堪。其能久。

心隨所感必生七情之疾。今無射之鐘乃橫大也。王心將不堪容。其能久居位乎。

乎。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

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

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

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於是叔孫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

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二至二分不為災。故是據理而論。然昭公能問禍福何為。曷嘗不無恐懼。慎當乘機警以天變如晏子之止禳。葦師曠之對石言。或亦可以稍救危亡。社稷是賴。乃徒自神其術。以炫己之長。殆治道不明。不敢置喙耳。有謂其心與季氏相表裏者。責備未免太苛。

物事也。夏至。春分。秋分。冬至。

二分日夜相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言相過。○正義曰。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敵體之理。故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

可以掩日相過。其他月陰侵陽。是陽謂絕相懸殊也。不勝陰。故常多水災。其哭意。在憂災。

新訂左傳卷之十五 昭公中 七十一 由工書

四月乙丑天王崩于
猛立王室亂是冬子猛

景王二十五年

二十一年

卒諡曰悼王母弟敬王

包立

宋元公無信多私惡華向二十年華定華亥與向寧謀作亂殺公子公孫六人遂劫公公與華氏盟而交質于公子城奔晉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二十一年五月丙申華氏家臣張句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司馬華費遂驅登之父也壬寅華向入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救宋大敗華氏華驅使華登如楚乞師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王不聽遂起師○華氏作亂前有四篇皆刪故略敘其始末於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不令不善也 語華向等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

南里在今商邱縣境

○此篇傳華向出奔楚事為前四篇結局作兩半讀前半敘宋人以義卻楚而楚患後半敘諸侯以勢逼宋而宋從總

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

言華氏豈不為宋宗廟之羞恥乎

我楚君請受宋之叛臣而為宋誅戮之

是寫釋君而臣是助諸國同心楚固不足以責讀者須於諸侯之成謀語意求之得矣不然以屢敗之華氏何難協力就擒不如出之以為楚

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

敢拜謝楚君命下辱

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致生禍亂以為楚君憂

功是誠何心哉蓋時至成公以降不復聞討亂之師者自孫甯逐君始為臣而執君亦自晉平始繼此若臣弑其君子

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

○抑我宋君臣日相爭戰君如曰必釋君而助臣則亦唯楚君之命朱註作前日之戰楚君有言非

兵亂之家無過其門

今楚君若肯施恩惠

殺其父賄大國以定位遂致習慣為常豈非必臣是助歟吁誰謂弱幹

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

以保安我宋國

○顧氏曰舉而高之曰亢不衷猶言不端衷與中同亂之人

以助作

此我之所望於楚也

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

強枝之害不由君人者
自肇其端耶此公室家
門於茲相競矣然亦安
知非等王室如弁髦之
報復云物物相制不爽
如斯

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

宋人以義拒楚故患之

時諸侯之大夫戍宋者為宋謀曰

二者皆非吾諸侯之利也

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不如解圍統華氏出奔

以成楚人來逆之功

彼華向氏亦無能為亂也已

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

如此則諸侯救宋而又除害

此外復何求乎

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

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勅俱華登皇

奄傷省城士平出奔楚

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

太子子猛當嗣立王愛子朝欲立之孟即起也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如字

獻公名摯

穆公名旗

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音表事單穆

公惡去声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

天子朝亂王室五年而後定二十三年傳凡七篇此篇於事則為禍胎於文則為綱領故全錄其餘敘議煩猥慮難記誦因摘取要略集成簡篇俾讀者視為捷徑云耳然於原評則不便復登錄焉

惡子朝有欲立之言恐其為亂

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上声之賓孟適郊見雄

畏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

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遠

以雞斷尾之事告王雞與出人來下三句方以喻意包正意言雞為人愛則憚殺用為犧

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

若人為愛則不憚殺而欲人用矣夫以雞為犧而用實由人此斷尾之雞若他人用之為犧實難若自己欲用之為犧雖斷尾亦何害以喻子朝雖庶立愛由我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

王知其意故心許而不言仍不離斷尾雞說話喻更爽快他說非晦即鑿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去声將殺單

北山杜註落北芒山案北山一作平逢山亦曰夾山亦曰太平山今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連偃師孟津登三縣界

故因田而殺之○此必朝起二人之謀

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

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奇上声氏戊

無適

杜註謂以益見王猛顧氏則謂不待葬而見於

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五月庚辰

廟或云以王猛見景王之極前也周氏云時以立王為急從後二說為優

王子猛繼位單劉恐羣王子黨子朝故盟之

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以上皆全文此六月一段即摘一篇之首尾附錄之中間概從刪簡

○喪去声

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十一月乙

西。王子猛卒。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

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子開。因。葬。首。山。

景王。後。也。實。味。殊。之。盟。葬。王。于。于。單。九。日。

景。王。卒。于。單。于。單。于。立。隱。登。正。民。眾。日。

于。隱。于。王。亦。心。寒。之。五。歲。于。榮。論。也。列。也。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十五終

